

让城市空间美起来 ③

拆掉半幢楼 换来一片绿

机修仓库变身立体公园

最近，一座位于杨浦滨江南段的建筑忽然在网络空间成了摄影热门地：存在于影像中的它有着层层叠叠的绿植，犹如传说中的巴比伦空中花园，DNA般螺旋而上的钢结构，离地高悬近20米的挑廊提供270度江景，它如同丘陵地貌般自由延展、连绵不绝、没有明确的边界……冬季的雨又阴又冷，但是当记者真正步入这座名为“绿之丘”的开放式建筑时，迎面而来的，却是城市空间更新的绿意和生命力。



记者手记

有丘有水 诗意栖居

在“绿之丘”著名的挑廊上回望杨浦滨江段，令记者感触颇深的一点就是，如今的建筑遗产保护已不再是梁思成先生70多年前所说的“逆时代的工作”，它可以在城市的文化记忆和物质进化中采用新与旧共生的策略，是时代的叠加，并以一种类似时间剖断面的图示化方式呈现出来：既有的与新建的、完成的与未完成的彼此交织，叠合成一个浑然的整体，成为每一个时代留痕的见证。

“绿之丘”有好几个不同的入口，若从杨树浦路段进入，会先经过一段缓缓的斜坡，引导人们在不知不觉间走入绿之丘；若不走上坡路，也会引导人们走向江边的亲水平台，这片缓坡成为由城市到达滨江的引导和桥梁，同时也成为由江岸向城市发展的标志与暗示。

曾经高墙林立、闲人免入的生产型岸线，转身为开放共享、绿色人文的生活型岸线，承载了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丘”，有水，有历史厚度，有城市温度，这难道不正是“诗意地栖居”的标准吗？ 徐翌晨

拆出来的房子

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建筑系章明教授带领着他的团队，为“绿之丘”历经了4年多的精心设计打磨，据团队中的建筑师之一秦曙介绍说：“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烟草公司机修仓库，我们对其进行了点化升华，让历史和未来在这里相遇。”

起初，仓库被拆除的命运似乎难以逆转。一方面，由于烟草仓库的庞大体量占据了江边60米宽250米长的地带，在视觉上阻断了城市与滨江的联系，也阻断了这个区域规划新增道路的通行。另一方面，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六层仓库方方正正，带型高窗、瓷砖贴面的样貌使之如一整块密不透风的石块，在视觉上对水岸有着压迫之感。

所以，“绿之丘”其实是一个通过做“减法”而得以再生的建筑，是一幢“拆出来的房子”。六层楼被整体拆除之外，面向西南方向的建筑做了形体斜切，朝向陆家嘴CBD方向，形成层层跌落的景观平台，建筑形体便由原来方正敦实的体量像做雕刻那样一层一层被削切出来，梯级状绿化平台

拥有最为充足的日照，保证各类植物茁壮成长，覆土层种上了颇“上镜”的大布尼狼尾草，以实现工业建筑向绿色生态建筑的转变。

攀爬于外立面钢拉索上的风车茉莉，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已经绕出了一层郁郁葱葱的绿衣，待到六七月的花开季节，便可见满墙白色小花，馥郁的气息将随风而送。



「绿之丘」局部

看不够的风景

言谈间，遇见一大一小两个身着鲜艳运动装的身影从“绿之丘”的钢梯上步行而下，那是杨先生父子俩正在进行每天的“漫步”。杨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是闸北发电厂的工程师，他们三代人都生活居住于杨浦区，亲眼见证了近几年来杨浦滨江的变化。从父辈的机声隆隆、烟囱高耸到自己这辈人的渐渐寥落寂静，从以往只闻水声但无法见到江水，到如今可以从各个角度眺望江面，沿江的步行道上跑步者、拍照者也在这里恢复了往昔的热闹，好像曾经锈迹斑斑的工业遗址又重新续接于城市发展的脉络中，这让杨先生感慨万千。

“绿之丘”正式开放了三个月，这里成为杨先生散步的必经之处。从一楼缓步到挑廊观望一下270度的江景，向下望一望亲水平台上日本艺术家浅井裕介的地绘作品《城市的野生》，再从挑廊向上，到达顶层空间，看看里面正在举办的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学生美术展。每一层，看出去的江面都不尽相同，每一层的绿植高低错落有致，在第二层的中心位置，还移植来一棵大树，三个月的时间，枝头已冒出了新芽。

杨先生愿意把自己称作“绿之丘”里的一个“漫游者”，如同越来越多喜欢来此走走看看的市民一样。波德莱尔在《现代画家的生活》一书中，把城市里的漫游者描述为：热情的旁观者、闲人、城市探险家、街头鉴赏家。当城市的建筑宛如相互连缀、起伏平缓的丘陵，那么城市空间就允许并鼓励每一个人成为自由穿行于此的漫游者，就像我们远古的祖先在连绵的丘陵间栖居与游牧。

本报记者 徐翌晨

▼ 每一层看出去的风景都不尽相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内部结构
「绿之丘」螺旋而上的杨建正摄



昔日机修仓库变身立体公园

